

革新版 · 彩畫本

紅樓夢校注



馮其庸 等 校注 · 汪愬齋 彩畫



(二)

· 里仁書局 印行 ·

紅樓夢校注

于大成著



二

曹雪芹 高鶚原著
馮其庸等校注
里仁書局印行



革 新 版

彩畫本紅樓夢校注（第二冊）

原著者：曹雪芹 · 高 鶴

校注者：馮 其 庸 等

發行人：徐 秀 榮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五樓之2

電話：2391-3325，2351-7610，

2321-8231

FAX：3393-7766

E-mail: lernbook@ms45.hinet.net

印 刷 所：傳興印刷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四月五日初版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廿八日初版七刷

·本書文字圖片均經授權，如有侵權，必定追究·

彩畫本紅樓夢校注 目錄

二 冊

第四十一回	攏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紅院刦遇母蝗蟲	六三一
第四十二回	衡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香	六四五
第四十三回	閑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為香	六六一
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妝	六七五
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六八七
第四十六回	虐心人難免虐心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七〇三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七一七
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七三一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七四五
第五十回	蘆雪庵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七六一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七八五
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錫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八〇三
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八一九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	八三七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閑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八五三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時寶釵小惠全大體	八六七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鵝情辭試忙玉	蕙姨媽愛語慰痴顰	八八三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風	茜紗窗真情揆痴理	九〇三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咤燕	絳雲軒裏召將飛符	九一七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來茯苓霜	九二七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瞞賊	判冤決獄平兒行權	九四一
第六十二回	愁湘雲醉眠芍藥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九五三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九七七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一〇〇一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一〇二三
第六十六回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目 錄

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一〇四五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一〇六一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一〇七五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一〇八九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一一〇三
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一一二一
第七十三回	病丫頭誤拾繡春囊	懦小姐不問景金鳳	一一三五
第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矢孤介杜絕寧國府	一一五一
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識	一一七一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淒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一一八九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天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一二〇九
第七十八回	老學士閑徵姽婳詞	痴公子杜撰芙蓉誅	一二二九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龍悔娶河東獅	賈迎春誤嫁中山狼	一二五九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王道士胡謔妒婦方	一二六九

第四十一回 橄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紅院劫遇母蝗蟲

話說劉姥姥兩隻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人聽了哄堂大笑起來。於是吃過門杯，因又逗趣笑道：「實告訴說罷，我的手腳子粗笨，又喝了酒，仔細失手打了這瓷杯。有木頭的杯①取個子來，我便失了手，掉了地下也無礙。」衆人聽了，又笑起來。鳳姐兒聽如此說，便忙笑道：「果真要木頭的，我就取了來。可有一句先說下：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瓷的，他都是一套，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劉姥姥聽了心下戰兢道：「我方才不過是趣話取笑兒，誰知他果真竟有。我時常在村莊鄉紳大家也赴過席，金杯銀杯倒都也見過，從來沒見有木頭杯之說。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兒，不過誑我多喝兩碗。別管他，橫豎這酒蜜水兒似的，多喝點子也無妨。」想畢，便說：「取來再商量。」鳳姐乃命豐兒：「到前面裏間屋，書架子上有十個竹根套杯取來。」豐兒聽了，答應才要去②，鴛鴦笑道：「我知道你這十個杯還小。況且你才說是木頭的，這會子又拿了竹根子的來，倒不好看。不如把我們那裏的黃楊根整摳的十個大套杯拿來，灌他十下子。」鳳姐兒笑道：「好了。」鴛鴦果命人取來。劉姥姥一看，又驚又喜：驚的是一連十個，挨次大小分下來，那大的足似個小盆子，第十個極小的還有手裏的杯子兩個大，喜的是雕鏤奇絕，一色山水樹木人物，並有草字以

及圖印。因忙說道：「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怎麼這樣多？」鳳姐兒笑道：「這個杯沒有喝一個的理。我們家因沒有這大量的，所以沒人敢使他。姥姥既要，好容易尋了出來，必定要挨次吃一遍才使得。」劉姥姥忙道：「這個不敢。好姑奶奶，饒了我罷。」賈母、薛姨媽、王夫人知道他上了年紀的人，禁不起，忙笑道：「說是說，笑是笑，不可多吃了，只吃這頭一杯罷。」劉姥姥道：「阿彌陀佛！我還是小杯吃罷。把這大杯收着，我帶了家去慢慢的吃罷。」說的衆人又笑起來。鴛鴦無法，只得命人滿斟了一大杯，劉姥姥兩手捧着喝。賈母、薛姨媽都道：「慢些，不要嗆了。」薛姨媽又命鳳姐兒佈了菜。鳳姐笑道：「姥姥要吃什麼，說出名兒來，我搛了喂你。」劉姥姥道：「我知什麼名兒，樣樣都是好的。」賈母笑道：「你把茄羶^①搛些喂他。」鳳姐兒聽說，依言搛些茄羶送入劉姥姥口中，因笑道：「你們天天吃茄子，也嘗嘗我們的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劉姥姥笑道：「別哄我了，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來了，我們也不用種糧食，只種茄子了。」衆人笑道：「真是茄子，我們再不哄你。」劉姥姥詫異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這一口細嚼嚼。」鳳姐兒果又搛了些放入口內。劉姥姥細嚼了半日，笑道：「雖有一點茄子香，只是還不像是茄子。告訴我是個什麼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鳳姐兒笑道：「這也不難。你把才下來的茄子把皮剝^②了，只要淨肉，切成碎釘子，用鵝油炸了，再用鵝脯子肉並香菌、新筍、蘑菇、五香腐干、各色乾果子，俱切成釘子，用鵝湯煨乾，將香油一收，外加糟油^③一拌，盛在瓷罐子裏封嚴，要吃時拿出來，用炒的鵝瓜^④一拌就是。」劉姥姥聽了，搖頭吐舌說道：「我的佛祖！倒得十來只鵝來配他，怪道這個味兒！」

一面說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還只管細玩那杯。鳳姐笑道：「還是不足興，再吃一杯罷。」劉姥姥道：「了不得，那就醉死了。我因爲愛這樣範[◎]，虧他怎麼作了。」鴛鴦笑道：「酒吃完了，到底這杯子是什麼木的？」劉姥姥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認得，你們在這金門繡戶的，如何認得木頭！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作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他坐，荒年間餓了還吃他，眼睛裏天天見他，耳朵裏天天聽他，口兒裏天天講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認得的。讓我認一認。」一面說，一面細細端詳了半日，道：「你們這樣人家斷沒有那賤東西，那容易得的木頭，你們也不收着了。我掂着這杯體重，斷乎不是楊木，這一定是黃松的。」衆人聽了，哄堂大笑起來。

只見一個婆子走來請問賈母，說：「姑娘們都到了藕香榭，請示下，就演罷還是再等一會子？」賈母忙笑道：「可是倒忘了他們，就叫他們演罷。」那個婆子答應去了。不一時，只聽得簫管悠揚，笙笛並發。正值風清氣爽之時，那樂聲穿林度水而來，自然使人神怡心曠。寶玉先禁不住，拿起壺來斟了一杯，一口飲盡。復又斟上，才要飲，只見王夫人也要飲，命人換暖酒，寶玉連忙將自己的杯捧了過來，送到王夫人口邊，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一時暖酒來了，寶玉仍歸舊坐，王夫人提了暖壺下席來，衆人皆都出了席，薛姨媽也立起來，賈母忙命李、鳳二人接過壺來：「讓你姨媽[●]坐了，大家才便。」王夫人見如此說，方將壺遞與鳳姐，自己歸坐。賈母笑道：「大家吃上兩杯，今日着實有趣。」說着擎杯讓薛姨媽，又向湘雲寶釵道：「你姊妹兩個也吃一杯。你妹妹雖不大會吃，也別饒他。」說着自己已乾了。湘雲、寶釵、黛玉也都乾了。當下劉姥姥聽見這般音樂，且又有了酒，

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寶玉因下席過來向黛玉笑道：「你瞧劉姥姥的樣子。」黛玉笑道：「當日聖樂一奏，百獸率舞^⑥，如今才一牛耳。」衆姊妹都笑了。

須臾樂止，薛姨媽出席笑道：「大家的酒想也都有了，且出去散散再坐罷。」賈母也正要散散，於是大家出席，都隨着賈母遊玩。賈母因要帶着劉姥姥散悶，遂攜了劉姥姥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晌，又說與他這是什麼樹，這是什麼石，這是什麼花。劉姥姥一一的領會，又向賈母道：「誰知城裏不但人尊貴，連雀兒也是尊貴的。偏這雀兒到了你們這裏，他也變俊了，也會說話了。」衆人不解，因問什麼雀兒變俊了，會講話。劉姥姥道：「那廊下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哥兒，我是認得的。那籠子裏黑老鵝子怎麼又長出鳳頭來^⑦，也會說話呢。」衆人聽了都笑將起來。

一時只見丫鬟們來請用點心。賈母道：「吃了兩杯酒，倒也不餓。也罷，就拿了這裏來，大家隨便吃些罷。」丫鬟便去抬了兩張几來，又端了兩個小捧盒。揭開看時，每個盒內兩樣：這盒內一樣是藕粉桂糖糕，一樣是松穰鵝油捲；那盒內一樣是一寸來大的小餃兒，……賈母因問什麼餡兒，婆子們忙回是螃蟹的。賈母聽了，皺眉說：「這油膩膩的，誰吃這個！」那一樣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麪果，也不喜歡。因讓薛姨媽吃，薛姨媽只揀了一塊糕；賈母揀了一個捲子，只嘗了一嘗，剩的半個遞與丫鬟了。劉姥姥因見那小麪果子都玲瓏剔透，便揀了一朵牡丹花樣的笑道：「我們那裏最巧的姐兒們，也不能鉸出這麼個紙的來。我又愛吃，又捨不得吃，包些家去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倒好。」衆人都笑了。

賈母道：「家去我送你一罇子。你先趁熱吃這個罷。」別人不過揀各人愛吃的兩點就罷了；劉姥姥

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且都作的小巧，不顯盤堆的，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就去了半盤子。剩的，鳳姐又命攢了兩盤並一個攢盒^⑧，與文官等吃去。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大家哄他頑了一會。那大姐兒因抱着一個大柚子玩的，忽見板兒抱着一個佛手，便也要佛手。丫鬟哄他取去，大姐兒等不得，便哭了。衆人忙把柚子與了板兒，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他才罷。那板兒因頑了半日佛手，此刻又兩手抓着些果子吃，又忽見這柚子又香又圓，更覺好頑，且當球踢着玩去，也就不要佛手了。

當下賈母等吃過茶，又帶了劉姥姥至櫳翠庵來。妙玉忙接了進去。至院中見花木繁盛，賈母笑道：「到底是他們修行的人，沒事常常修理，比別處越發好看。」一面說，一面便往東禪堂^⑨來。妙玉笑往裏讓，賈母道：「我們才都吃了酒肉，你這裏頭有菩薩，冲了罪過。我們這裏坐坐，把你的好茶拿來，我們吃一杯就去了。」妙玉聽了，忙去烹了茶來。寶玉留神看他是怎麼行事。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裏面放一個成窯^⑩五彩小蓋鍾^⑪，捧與賈母。賈母道：「我不吃六安茶^⑫。」妙玉笑說：「知道。這是老君眉^⑬。」賈母接了，又問是什麼水。妙玉笑回「是舊年蠲^⑭的雨水。」賈母便吃了半盞，便笑着遞與劉姥姥說：「你嘗嘗這個茶。」劉姥姥便一口吃盡，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濃些更好了。」賈母衆人都笑起來。然後衆人都是一色官窯脫胎填白蓋碗^⑮。

那妙玉便把寶釵和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隨他出去，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內，寶釵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妙玉自向風爐上扇滾了水，另泡一壺茶。寶玉

便走了進來，笑道：「偏你們吃梯己茶呢。」二人都笑道：「你又趕了來裝^⑯茶吃。這裏並沒你的。」妙玉剛要去取杯，只見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盞來。妙玉忙道：「將那成窯的茶杯別收了，擋在外頭去罷。」寶玉會意，知爲劉姥姥吃了，他嫌髒不要了。又見妙玉另拿出兩只杯來。一個旁邊有一耳，杯上鐫着「弧跑斝」^⑰三個隸字，後有一行小真字是「晉王愷珍玩^⑱」，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秘府^⑲」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斝，遞與寶釵。那一只形似鉢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⑳，鐫着「點犀盞」^⑳。妙玉斟了一盞與黛玉。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綠玉斗來斟與寶玉。寶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㉑，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我就是個俗器了。」妙玉道：「這是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裏未必找的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寶玉笑道：「俗說『隨鄉入鄉』，到了你這裏，自然把那金玉珠寶一概貶爲俗器了。」妙玉聽如此說，十分歡喜，遂又尋出一只九曲十環一百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盃^㉒出來，笑道：「就剩了這一個，你可吃的了這一海^㉓？」寶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雖吃的了，也沒這些茶遭場。豈不聞『一杯爲品，二杯卽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飲牛飲驥了』。你吃這一海便成什麼？」說的寶釵、黛玉、寶玉都笑了。妙玉執壺，只向海內斟了約有一杯。寶玉細細吃了。果覺輕浮^㉔無比，賞贊不絕。妙玉正色道：「你這遭吃的茶是托他兩個福，獨你來了，我是不給你吃的。」寶玉笑道：「我深知道的，我也不領你的情，只謝他二人便是了。」妙玉聽了，方說：「這話明白。」黛玉因問：「這也是舊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這麼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嘗不出來。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㉕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

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臉青^⑤^⑥的花甕一甕，總捨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開了。我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麼嘗不出來？隔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輕浮，如何吃得？」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吃完茶，便約着寶釵走了出來。

寶玉和妙玉陪笑道：「那茶杯雖然髒了，白撂了豈不可惜？依我說，不如就給那貧婆子罷，他賣了也可以度日。你道可使得。」妙玉聽了，想了一想，點頭說道：「這也罷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的，若我使過，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你要給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給你，快拿了去罷。」寶玉笑道：「自然如此，你那裏和他說話授受去，越發連你也髒了。只交與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來遞與寶玉。寶玉接了，又道：「等我們出去了，我叫幾個小廝兒來河裏打幾桶水來洗地如何？」妙玉笑道：「這更好了，只是你囑咐他們，抬了水只擋在山門外頭牆根下，別進門來。」寶玉道：「這是自然的。」說着，便袖着那杯，遞與賈母房中小丫頭拿着，說：「明日劉姥姥家去，給他帶去罷。」交代明白，賈母已經出來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門，回身便將門閉了。不在話下。

* * *

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媽去吃酒，自己便往稻香村來歇息。鳳姐忙命人將小竹椅抬來，賈母坐上，兩個婆子抬起，鳳姐李紈和衆丫鬟婆子圍隨去了。不在話下。這裏薛姨媽也就辭出。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將攢盒散與衆丫鬟們吃去，自己便也乘空歇着，隨便歪在方才賈母坐的榻上，命一個小丫頭放下簾子來，又命他捶着腿，吩咐他：「老太太那裏有信，你就

叫我。」說着也歪着睡着了。

寶玉湘雲等看着丫鬟們將攢盒擋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着樹的，也有傍着水的，倒也十分熱鬧。一時又見鴛鴦來了，要帶着劉姥姥各處去逛，衆人也都趕着取笑。一時來至「省親別墅」的牌坊底下，劉姥姥道：「嗳呀！這裏還有個大廟呢。」說着，便爬上磕頭。衆人笑彎了腰。劉姥姥道：「笑什麼？這牌樓上字我都認得。我們那裏這樣的廟宇最多，都是這樣的牌坊，那字就是廟的名字。」衆人笑道：「你認得這是什麼廟？」劉姥姥便抬頭指那字道：「這不是『玉皇寶殿』四字？」衆人笑的拍手打腳，還要拿他取笑。劉姥姥覺得腹內一陣亂響，忙的拉了一個小丫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衣。衆人又是笑，又忙喝他「這裏使不得！」忙命一個婆子帶了東北上去了。那婆子指與地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

那劉姥姥因喝了些酒，他脾氣^②不與黃酒相宜，且吃了許多油膩飲食，發渴多喝了幾碗茶，不免通瀉起來，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廁來，酒被風禁，且年邁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覺得眼花頭眩，辨不出路徑。四顧一望，皆是樹木山石樓臺房舍，卻不知那一處是往那裏去的了，只得認着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來。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找不着門，再找了半日，忽見一帶竹籬，劉姥姥心中自忖道：「這裏也有扁豆架子。」一面想，一面順着花障走了來，得了一個月洞門進去。只見迎面忽有一帶水池，只有七八尺寬，石頭砌岸，裏面碧濶清水流往那邊去了，上面有一塊白石橫架在上面。劉姥姥便度石過去，順着石子甬路走去，轉了兩個彎子，只見有一房門。於是進了房門，只見迎面一個女

孩兒，滿面含笑迎了出來。劉姥姥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來了，要我碰頭碰到這裏來。」說了，只覺那女孩兒不答。劉姥姥便趕來拉他的手，「咭咚」一聲，便撞到板壁上，把頭碰的生疼。細瞧了一瞧，原來是一幅畫兒。劉姥姥自忖道：「原來畫兒有這樣活凸出來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卻是一色平的，點頭嘆了兩聲。一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門上掛着葱綠撒花軟簾。劉姥姥掀簾進去，抬頭一看，只見四面牆壁玲瓏剔透，琴劍瓶爐皆貼在牆上，錦籠紗罩，金彩珠光，連地下踩的磚，皆是碧綠鑿花，竟越發把眼花了，找門出去，那裏有門？左一架書，右一架屏。剛從屏後得了一門轉去，只見他親家母也從外面迎了進來。劉姥姥詫異，忙問道：「你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虧你找我來。那一位姑娘帶你進來的？」他親家只是笑，不還言。劉姥姥笑道：「你好沒見世面，見這園裏的花好，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他親家也不答。便心下忽然想起：「常聽大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這別是在鏡子裏頭呢罷。」說畢伸手一摸，再細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鏡子嵌在中間。因說：「這已經攔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說，一面只管用手摸。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可以開合。不意劉姥姥亂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門來。劉姥姥又驚又喜，邁步出來，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床帳。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醉，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只說歇歇，不承望身不由己，前仰後合的，朦朧着兩眼，一歪身就睡熟在牀上。

且說衆人等他不見，板兒見沒了他姥姥，急的哭了。衆人都笑道：「別是掉在茅廁裏了？快叫人去瞧瞧。」因命兩個婆子去找，回來說沒有。衆人各處搜尋不見。襲人數其道路：「是他醉了迷了

路，順着這一條路往我們後院子裏去了。若進了花障子到後房門進去，雖然碰頭，還有小丫頭們知道；若不進花障子再往西南上去，若繞出去還好，若繞不出去，可够他繞回子好的。我且瞧瞧去。」一面想，一面回來，進了怡紅院便叫人，誰知那幾個房子裏小丫頭已偷空頑去了。

襲人一直進了房門，轉過集錦櫃子^②，就聽的鼾齁^⑦如雷。忙進來，只聞見酒屁臭氣，滿屋一瞧，只見劉姥姥扎手舞腳的仰臥在牀上。襲人這一驚不小，慌忙趕上來將他沒死活的推醒。那劉姥姥驚醒，睜眼見了襲人，連忙爬起來道：「姑娘，我失錯了！並沒弄髒了床帳。」一面說，一面用手去撣。襲人恐驚動了人，被寶玉知道了，只向他搖手，不叫他說話。忙將鼎內貯了三四把百合香^⑧，仍用罩子罩上。些須收拾收拾，所喜不曾嘔吐，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隨我出來。」劉姥姥跟了襲人，出至小丫頭們房中，命他坐了，向他說道：「你就說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個盹兒。」劉姥姥答應知道。又與他兩碗茶吃，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個小姐的繡房，這樣精緻？我就像到了天宮裏的一樣。」襲人微微笑道：「這個麼，是寶二爺的臥室。」那劉姥姥嚇的不敢作聲。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見了衆人，只說他在草地下睡着了，帶了他來的。衆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

一時賈母醒了，就在稻香村擺晚飯。賈母因覺懶懶的，也不吃飯，便坐了竹椅小敞轎，回至房中歇息，命鳳姐兒等去吃飯。他姊妹方復進園來。要知端的——

〔校記〕

「木頭的杯」，原「的」點改爲「酒」，甲辰本同底本原文，從。

「才要去」，原作「才然要去」，從各本刪。

「姨媽」，原作「姑媽」，「姑」點改爲「姨」。蒙府本作「姨媽」，從。

「點犀蓋」，原作「杏犀蓋」，從甲辰本改。

「鬼臉青」，原作「鬼胎青」，從各本改。

「掉在」，原作「吊在」，從甲辰本改。

「軒駒」，原作「軒鈞」，從戚序本改。

「貯了三四把百合香」，原無「百」字，「把」點改爲「塊九」，「香」下旁添「的餅兒」。此從蒙府本。

〔注釋〕

① 茄乾（音享）——茄乾。乾：原指乾魚、臘魚，亦泛指成片或成丁的醃臘食品。

② 鈿（音千）——削。

③ 糟油——用糟調製的油，用來澆拌涼菜。

④ 鷄瓜——鷄的腱子肉或胸脯肉。因其長圓如瓜形，故稱。一說即鷄丁。

⑤ 範——模型，榜樣。這裏是模樣的意思。

⑥ 聖樂一奏，百獸率舞——語出《尚書·虞書·益稷》原文爲「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意思是舜時樂器一